



晏建怀

【短史记】

「钓鱼宴」：宋朝公务员的开卷考

在宋朝，公务员晋升有一条“捷径”，那就是诸多文人学士做梦都想参与的“钓鱼宴”。每当阳光明媚的日子，皇帝经常会召集一定级别的官员到皇宫，在亭台水榭间赏花、钓鱼、赋诗、习射，大家戴官花，品佳酿，会桃李之芳园，序君臣之乐事。

“钓鱼宴”也叫“赏花钓鱼宴”，是皇帝牵头举办的大型文娱活动，好似“宫廷春晚”。宋太祖“陈桥兵变”取天下后，经常召来自己亲近的官员，赏花习射于官苑之中，这是钓鱼宴的最初发端。不过，当时参加的人数不多，规模不大，不定期，也很随意。雍熙二年(985)，宋太宗正式把钓鱼宴参加的人员、规模、程序确定下来，作为朝廷定例，年年如期，“雍熙二年四月二日，诏辅臣、三司使、翰林、枢密直学士、尚书省四品两省五品以上、三馆学士宴于后苑，赏花、钓鱼，张乐赐饮，命群臣赋诗习射。赏花曲宴自此始。”

那么，宋朝皇帝为什么要年年举行这样的文娱活动呢？简单地说是试才华，拉关系，稳政权。立国之初，人才是本，除了开科取士之外，领导层又想出这一招，在赏花赋诗中吸引人、发现人才、提拔人才。同时，宋朝取后周而代之，大多数官员都是后周旧臣，有许多心理与礼制层面的问题要解决，君臣有隙，邦国不宁，提高部下的向心力，构建新的上下级关系、维护核心权威，是朝廷当务之急，正如后来宋孝宗与大臣们交谈时所说：“祖宗时，数召近臣为赏花钓鱼宴，朕亦欲暇日命卿等射弓饮宴……君臣不相亲，则情不通。早朝奏事，止顷刻间，岂暇详论治道！故欲与卿等从容耳。”(清代毕沅《续资治通鉴·卷一百四十二》)要稳固皇权，必须把官员们牢牢捆绑在自己的周围，形成稳定的上下级关系，钓鱼宴恰好提供了这个平台。

钓鱼宴年年举行，一批人才从这个“宫廷春晚”中脱颖而出。据宋代孔平仲《谈苑·卷四》载：“赏花钓鱼，三馆直馆预坐，校理以下，赋诗而退。”宋太宗规定，钓鱼宴中，三馆(昭文馆、集贤院、史馆)官员只有一定级别以上的才能赋诗参宴，如果是校理以下级别的只赋诗不参宴，把诗交上去就走人。集贤校理李宗谔因为不能参加宴会，赋诗道：“戴了官花赋了诗，不容重见赭黄衣。无繆却出金门去，还似当年下第时。”内心不平，颇有牢骚。谁知，宋太宗阅后却惊异于李宗谔的才华，非常高兴，“特诏预宴，即日改官。”不仅特批他赴宴，还马上提拔。其他宋朝大文人如杨亿、姚铉、王禹偁等，或通过钓鱼

宴引起皇帝的注意，或通过钓鱼宴博得皇帝的垂青，都得到了重用提拔。钓鱼宴，成了皇帝网罗天下人才的宴会。

十年寒窗，读书破万卷，还只弄个进士出身，陪皇帝钓一次鱼，赋几句诗，就能连升数级，一步登天，无异于一本万利，这让大家对钓鱼宴趋之若鹜，都希望在钓鱼宴中，把自己最优秀的一面表演给皇帝看。参加钓鱼宴也是身份与地位的象征，那些曾经在禁苑陪皇帝钓过鱼、赋过诗的，更是以此为荣，到处宣扬。即便是欧阳修、范仲淹、司马光这样的政治家、文学家，也会在致友人的书信或诗歌中反复提及和咏叹，得意之色溢于言表。

钓鱼宴一般都会提前确定举行的日期和赋诗的题目，先让大家准备准备，如同公务员的开卷考试。每当通知下发之后，无论是学士翰林，还是六部首长，纷纷对着诗题，挑灯夜战，撕了又写，写了又撕，不厌其烦，直到自己满意，然后背得滚瓜烂熟，了然于心。到了那天，大家峨冠博带，踱着方步，一个个踌躇满志。因此，每次钓鱼宴所献的诗歌都清一色地工整，而且不跑题，不走调。

当然，也不是所有的钓鱼宴都开卷，开卷考试有时候不仅试不出真才，也试不出真心。宋仁宗天圣八年举行钓鱼宴，宴前本来已经把诗题通知了大家，恰巧当时地方上进贡一批“山水石”，宋仁宗灵机一动，取消了原定题目，改用“山水石”为诗题，这下可把那些诗歌准备得好好的大臣们弄得手足无措，半天找不到感觉。大家抓耳挠腮之际，宫廷优人(以乐舞、戏谑为业的艺人)还出来戏弄大家，手拿毛笔做吟哦状，其中一人假装被石头绊倒在地，众人扶起后，他叹息道：“累日来作一首‘赏花钓鱼诗’准备应制，却被这石头擦倒。”(宋代阮阅《诗话总龟·卷之四十八》)大家笑也不是，不笑也不是，表情十分尴尬。这次，整体诗歌水平较以往大幅下降，其中，度支部员外郎、秘阁校理韩羲更是行为鲁莽，诗歌粗俗，被评价为“鄙恶”，惹得宋仁宗震怒，马上降其为司封员外郎、同判冀州，把他赶出了京城。看来，钓鱼宴也不能保证人人都有好运气。

钓鱼宴不仅要赋诗，当然还得钓鱼，但在皇宫禁苑钓鱼，既无太公的坦然，亦无村夫的闲适，禁苑钓鱼有严格的程序和纪律，简而言之：“天子未得鱼，侍臣虽先得鱼，不敢举竿。”(宋代司马光《涑水记闻·卷第三》)意思是皇帝没有钓到鱼，大臣们即使有鱼咬钩，也不得起竿。而且皇帝的鱼要用红丝网装，大臣们的鱼只能用白丝网，丝毫不能乱套。有一次钓鱼宴，宋仁宗钓到鱼后，大家纷纷道贺，侍从用红丝网帮皇帝装好。接着，宰相中有得鱼者，侍从用白丝网装好。这时，尚书左仆射兼侍中(首相)曹利用得鱼，侍从用红丝网为他兜鱼，他居然不推辞。曹利用平时就居功自傲，又做出这种出格事，更让上上下下侧目而视。不久，不可一世的曹利用获罪被贬，先贬随州(今湖北随州)，再贬房州(今湖北房县)，连连降职，深感屈辱的他，最后在去房州的路上，用一根绳子了却了自己，真是伴君如伴“钓鱼翁”，在皇帝身边，即便是钓鱼这种娱乐活动，也如走钢丝一样凶险。

□关山

11月1日起，故宫博物院优化门票预约方式，实行分上下午时段预约。此前故宫博物院在实际接待工作中发现，约七成观众会集中在上午入场，这一现象在暑期、长假等客流高峰期会更加凸显。此次故宫调整门票预约方式，旨在给观众留下较充裕的缓冲空间，获得足够的参观时间。

今年暑假、国庆黄金周各大博物馆“一票难求”的局面，并未因为假期过去而偃旗息鼓，反而出现常态化局面，例如今年颇为火爆的扬州中国大运河博物馆，在网上就有一系列的“抢票攻略”“预约捡漏指南”。各大头部博物馆总是挤满了前来打卡的“特种兵”，而他们在来之前就已经“打赢一仗”了——卡点抢，狂刷新已成为预约的基本操作，有人零点准时守在手机屏幕前，有人连续一周每天刷新页面试图“捡漏”，有人无奈之下高价收了黄牛票，还有人额外买了50元的特展票，才得以进入博物馆的大门。

而进了博物馆，还有冗长的排队过程，嘈杂的观展队伍，更有甚者，本是公众共享的博物馆资源，会以“预约+讲解”形式招徕游客付费参观。对于其他观众而言，常有一些参观团队占据展品前最佳观赏位置，影响看展秩序。这让每次去博物馆之前都要经历一场角逐的我们不禁发问，来到“一票难求”的博物馆，如此喧嚣的环境之中，体验到的文博之美能有几何？中国艺术研究院专职画家高茜曾在上海美术馆教育部工作，而上海美术馆曾经是全国美术馆第一个设立公共教育部门的美术馆，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她就强调了参观展览的体验感问题：艺术展馆应该是“一个安静的、将自我融入其中的场域。应该是宽容的，而非灌输式的”，其教育功能应该体现在提升观众的审美层次上。



只有保证良好的参观空间与足够的参观时间，才会有一份良好的体验感。因此，提出有效的解决措施，优化博物馆参观秩序是当务之急。今年11月1日起，故宫博物院的预约方式有所变化：游客可以在上午和下午两个时段预约参观，约而未入的行为会被记录，若违约超过三次还会在一定时期内被限制购票。同样，中国大运河博物馆自10月19日对预约系统进行优化升级，同一证件号同一天只能预约1个时段，7天内最多预约2次。诚然，这些措施确实可以改善“一人抢多票”的不良现象，不过反观早在今年暑期就分三个时段预约参观并执行违约制的国家博物馆来说，这一办法并不十分奏效，抢票难、观展者“人从众”的问题并未得到彻底解决。

总的来说，“一票难求”的现象并不会出现在每一个博物馆，主要是那些基

【文化观】

一票难求的博物馆，更要注重体验感

基础设施较好、展品较多或展览形式更加新颖的大博物馆，这就需要其他博物馆提高自身的质量与吸引力。或是将陈旧的展厅翻新，抑或引入数字技术，一支更专业的讲解团队。展品少没关系，关键要发挥出自己的特色。知名度低没关系，提高展览质量的同时进行适当宣传，游客们总会“后悔”没早点发现这个宝藏。

欧美一些传统博物馆则通过建造完全3D打印的外立面，对博物馆进行大规模翻新，其半透明和流畅的表面纹理不仅能够更好为室内提供通风、隔热和遮阳的功能，科技感十足的设计也很好地贴合了博物馆介绍科学发明发现沿革的主题，为我们的博物馆翻新之路提供了借鉴。当然，近几年我国的博物馆翻新项目也一直未曾止步，赣博、浙博、三星堆博物馆等多家博物馆都建立了新馆。其中最成功要数江西省博物馆的翻新：原先“藏着掖着”的馆藏之宝如明代藩王龙袍和罗牧的山水条屏都得以在新馆堂堂亮相，原先一直和革命馆共用一个展厅的海昏侯特展，终于在新馆有了独立的展厅，使其特色地位得以凸显；原先几乎寥寥无几的文创产品借翻新契机也变得琳琅满目，“双面神人青铜像”文创雪糕更是成为了网红。由此可见，博物馆完全有可能通过创新给自己改头换面，从而提升自己的吸引力，增加人们逛博物馆的选择。

通过科技手段来拉近观众与文物互动的方式，也会让观众在博物馆内的参观线拉长，从而改善观展单一、易疲乏的观感。在高清触控大屏上360度展现文物模型的“文物数字墙”，展柜旁播放着文物前世今生故事的电屏幕，运用光影交互设计打造沉浸式观影的3D影院已成为各大博物馆的“标配”。而文物也不再只有陈列于玻璃柜中于一种展现形式，它们也可以活跃于舞台，亦能够化身可爱的文创

产品。湖北省博物馆钟磬合奏的《友谊地久天长》是古今中外的碰撞，三星堆文创“在小小的土块里面挖呀挖呀挖”的考古盲盒让向往神秘的考古学的人过了把瘾。据国家文旅局统计，2022年我国新增备案博物馆300余家，高质量博物馆的数量也在不断增加。这样不仅可以有效分散特大博物馆的人流量，还能带给游客更丰富的体验和不一样的知识。

曾几何时，当中国游客走入国外的博物馆、美术馆，感叹当地孩子很小就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围坐在经典作品之下，感受艺术潜移默化的浸润。近年来，随着国人对传统文化的重视，以及审美和精神层面需求的增长，越来越多人走进艺术场馆。在求得博物馆一张门票之后，我们更希望在参观中收获一份艺术浸润，并将其化为一种视野和感知。